

聖

論語纂言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至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為季

氏臣來告孔子集解

僖廿一年左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杜注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是也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注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

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言此顓臾始封爲附庸之君以魯事附於魯耳猶不爲魯臣春秋之世強凌弱眾暴寡故當此季氏之時而顓臾已屬魯爲臣故曰當時臣屬魯也

疏

伐顓臾不書於春秋者封內兵不錄或聞夫子言而止也

述何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至

何以伐爲

漢地理志泰山蒙陰縣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

國在蒙山下

釋地

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爲東郊故謂之東蒙

義門讀書紀

成王錫魯公以附庸顓臾是也董子述附庸之制謂

稱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五里顓

臾不見於春秋其大小未詳

述何

詩魯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箋云策命伯禽使爲君

於東加錫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

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不得專臣也正義凡言

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

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亦言賜也

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

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

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

者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賜之使得專臣也

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極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爲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之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

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附庸謂之社稷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爲附庸則周附庸不滿百里而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

周任有言曰至不能者止

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

集解

周大夫也與史侯臧文仲並古文立言之賢者也

疏

周任按論語所引外一見於隱六年傳云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

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一見於昭五年傳云為政者不賞私勞不伐私怨一見於家語云民悅其愛者弗可

敵也是能立言者又或云商太史則疑盤庚所引遲任有言人無于水鑑當于民鑑恐或是一人耳

羣經補義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欒肇曰陽虎家臣而外叛是出虎兕於檻也伐顓臾

於邦內是毀龜玉於櫝中也張憑曰虎兕出柙喻兵擅用於外也龜玉毀於櫝中喻仁義廢於內也

義疏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

書費誓曰淮夷徐戎並興魯東南邊費又東南則淮徐之地費邑故城在今山東費縣西北二十里又西

北六十里為顓臾國又西北二十里有冠石之山又北為陪尾此顓臾所以固而近於費也魯之費邑反

在顓臾之南

並在魯東南

故孔子以為在邦域之中也冉

有為季氏謀伐顓臾將盡得山險形勢則季氏強於魯國其後得列於諸侯者以此論語以季氏題篇亦

譏世卿之意魯有季氏日為後世子孫謀而魯國危

矣然季氏之家已有陪臣執命之禍故曰季孫之憂
在蕭牆之內蕭牆之內臣見君之地也發微

求君子疾夫

孔曰疾如女之言集解

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孔曰舍其貪利之說更作他辭是所疾也 又

蓋均無貧

董子曰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
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聖人見亂之
所由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民富不足以驕
貧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

下相安故易治也述何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徐文長駁集注遠人謂顓臾曰在邦域中社稷臣曰

近於費曰邦內則非遠人明甚又曰不取為子孫憂

則非今有不服事當以淮夷徐戎當之余亦不謂然

淮夷徐戎並興乃伯禽時非哀公也考哀公元年冬

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

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即謂邾或曰魯邾相距六

七十里何以為遠曰敵國即遠人矣釋地

邦分崩離析

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集解

而在蕭牆之內也

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

桓子又

人君於門樹屏臣來至屏而起肅敬故謂屏爲蕭牆臣朝君之位在蕭牆之內今云季孫憂在蕭牆內謂季孫之臣必作亂也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季氏是大夫應無屏而云蕭牆皆僭爲之也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己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

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引喻虎兕謂以罪相者雖文譏二子而旨在季孫既示安危之理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寧社稷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然守文者眾達微者寡也覩其見軌而昧其元致但釋其辭不釋所以辭懼二子之見幽將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莅來旨也義疏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集解

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
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啟疆歷惠懷文而代
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為強臣所滅
凡十三世魯自隱公僭禮樂自桓至昭出奔凡十世
何述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

集解

魯自季友專政歷文武平桓為陽虎所執齊陳氏晉
三家亦專政而無陪臣之禍終於竊國者皆異姓公
侯之後其本國亾滅故移於他國也
何述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

出奔齊

集解

南蒯公山不擾陽虎皆及身而失計其相接故曰三

世

何述

則庶人不議

議謂春秋上譏王公卿大夫士也

又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
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有謂處士
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困學紀聞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孔注四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孔不數桓子則非其數文子則是祿去公室始於宣公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逐子家者行父也觀傳所載虧姑成婦等事文子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集注謂武子始專政歷悼平桓爲四世考之未詳耳按昭五年左傳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

孫婣如齊泚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子平子桓子爲四世

羣經補義

春秋僖十五年九月己卯震夷伯之廟公羊說曰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謹按季友賢者時又當齊桓之霸其所信任臣宜不當有所專僭然天意已見魯國之命將終制於陪臣先震驚於其微者故春秋之法皆本於天意也至文二年經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三年經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易京氏說云旱

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此祿去公室之徵天爲先告之矣祿去公室則將專於季氏故宣十五年經書初稅畝多乎什一富於周公之事也至冉求爲季氏宰而用田賦則聚斂附益之尤甚者也故孔子曰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知稅畝田賦皆出於季氏之所爲而非魯君之所能與故季氏富於周公自初稅畝始也祿之去公室亦自宣公始也論語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鄭君以爲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宣公至定

公爲五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爲四世當平子初卒而陽虎公山不狃已專恣三桓之子孫謂季孫斯仲孫忌之徒也論語往往斥言季氏孟氏與春秋譏世卿之義相爲發明謀人國者可以知所警懼矣發微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小於齊晉三桓又同姓世卿權同力等不能如陳氏之代齊韓趙魏之分晉故曰微也述何

友便辟

集解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讀辟爲避公羊定四年傳注引此章文疏曰便辟謂巧爲譬喻今世間有一論語音辟爲僻非鄭氏之意故讀辟爲

譬漢書佞幸傳贊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又讀辟為嬖然陸氏論語音義便辟上婢縣反下婢亦反注及下皆同所言注即馬注而讀丈辟為僻不可解當有誤要之以上四讀皆漢人所遺姑並存之耳考異

友善柔

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鄭注

少之時

少謂三十以前也義疏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老謂年五十以上也年五十始衰無復鬪爭之勢而

戒之在得也得貪得也老人好貪故戒之也老人所以好貪者夫年少象春夏春夏為陽陽法主施故少年明怡也年老象秋冬秋冬為陰陰體斂藏故老者好斂聚多貪也又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心服曰畏又

畏天命

順吉逆凶天之命也集解

天命謂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義疏

畏大人

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集解

見其含容而曰大人見其作教正物而曰聖人也今

云畏大人謂居位為君者也聖人在上含容覆燾雖

不察察而君子畏之也義疏

儀禮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注大人卿大夫也

疏此云言事君明非天子諸侯又非士是卿大人可

知又案下文云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

並是臣視君之法則大人據君也又禮運云大人世

及以為禮鄭解為諸侯者以彼上文云天下為家以

據天子明下云大人是諸侯可知易革卦云君子豹

變據諸侯則大人虎變是天子可知又案論語云狎

大人注謂天子諸侯為政教者彼據小人不在朝廷

故以大人為天子諸侯政教解之鄭皆望文生義故

解大人不同

按凡所尊敬者謂之大人故在天下以天子為大人

一國以諸侯為大人一家以父母為大人在古今則

以聖人為大人士於卿大夫在所尊敬故士相見禮

以卿大夫為大人先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

事君鄭既解大人為卿大夫矣又言凡與大人始視

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眾皆若是鄭注眾謂諸卿大

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按鄭意謂視

眾如一則凡與大人言之大人亦指卿大夫疏以此

大人為指君者不合鄭旨也論語以天命聖言與大
並稱則自指天子諸侯出政教者矣發微

畏聖人之言

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

集解

聖人之言謂五經典籍聖人遺文也

義疏

春秋繁露順命第七士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

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鬪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其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闇且愚莫不昭然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為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同之盟是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

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日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鼯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

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亾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恢疏故不知畏

集解

狎大人

直而不肆故狎之

侮聖人之言

不可小知故侮之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知之者知其故也求之不能通其故是謂困效古人

之成法是謂學所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困之象

象也思不如學困而學之也夫既反覆而不能通其

故又不求之於古人則困而不學歸於杳冥昏默而

已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

至

未見其人也

朱子集荅江考功曰此章文勢斷續或有闕文或非

一章皆不可考論語集說以此合後章為一其說曰

見善如不及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如

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也求之於今則

齊景公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仁者也行義

以達其道行吾得為之義以達夫當然之道於天下

後世者也求之於今則未見其人也求之於古則夷

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用善晏子之言

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幸公室

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嬖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

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故雖擁千乘之富而無一

德之稱夷齊兄弟遜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安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于今稱之即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按如蔡氏說不惟上章文勢不見斷續下章無子曰字亦不必疑而誠不以富二句亦無煩移就矣考夫富然之說雖天下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其志也按史記伯夷傳注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陽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

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見讓王篇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渭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又按漢書王吉傳注云馬融云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洛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為然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注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

首陽山上首陽祠一所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

幽通賦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

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而伯夷歌云登彼西

山則隴西者近是合考張顏之說所謂首陽五所其

實有三孟子北海之濱空語無實說文峴山在遼西

廣韻引說文同無首陽在遼西之文漢志遼西令支

叔齊國蓋涉此而誤所可據者為蒲坂洛陽隴西三處今統核

數說論語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斷在洛陽東北

洛陽在今河南府城東北二十里有洛陽故城按元和郡縣圖志河南府偃

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

十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正當在盟津後隱首

陽亦當不甚遠又考尸鄉為湯都今在偃師縣西二

十里首陽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亦當在尸鄉之西北

蓋以尸鄉名西山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昔周之將

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

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

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

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高注四內地名而

與之盟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

盟伯夷叔齊聞之云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

焉文與莊子略同而稍詳雖諸子文不盡與經應共

頭在漢河內郡州縣在今衛輝府輝縣界則事在伐

紂將逾盟津時必不在文王初歿夷齊初至岐陽時也蓋初但觀兵故夷齊亦在隨行之列迨渡河將克殷都乃叩馬而諫不聽遂不渡盟津而至首陽莊子及呂氏春秋云北至首陽者蓋自岐陽至朝歌必由函谷關東北至洛陽北逾盟津又東北至朝歌也夷齊東北至洛陽不逾盟津遂隱首陽故云北至首陽遂餓死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云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水經濟水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鞏與偃師相去數十里當濟水入河處故云河濟之間水經注河水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今偃師縣南對首陽

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雒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後漢書黨錮傳范滂繫黃門北寺獄曰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負夷齊注云首陽山在洛陽東北据此則漢人多以偃師首陽爲夷齊所隱惟馬融注論語首陽謂在蒲坂漢志河東蒲反反阪通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在南則蒲坂之山是雷首非首陽也又在蒲坂南安得有西山之目顏師古謂在隴西者漢志隴西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今甘肅蘭州府渭原縣東北有首陽故

城距河濟之間幾二千里蓋縣名偶同不可牽合也
 王伯厚據曾子河濟之間反以首陽在蒲坂為得實
 按漢志河東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東
 南至武德入河此濟原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
 垣曲縣西北二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原
 縣西八十里蒲坂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城東五里
 計王屋西至蒲坂四百餘里使以蒲坂首陽為夷齊
 所隱則與河濟之間渺不相及安得如王氏所云溝
 澮之間王氏引曾子作濟澮成六年左傳汾澮杜注
 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按晉絳縣即今平陽府
 曲沃縣西南至蒲坂二百餘里亦不可證為夷齊之

首陽也詩唐風采芣采芣首陽之巔此亦指偃師首

陽蓋偃師東七十餘里至今開封府汜水縣即春秋

鄭虎牢地漢河南成皋縣也莊廿一年左傳鄭伯享

牢以東杜注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虎牢以東

後失其地故惠王令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皋縣晉

欲霸中國必先固結鄭心故以人之為言苟亦無信

言之設言登首陽以望鄭繼言首陽之下則自晉至

鄭之所經也終言首陽之東正指鄭在首陽之東也

鄭為晉通齊楚之要涂首陽最偏近鄭故反覆言之

晉自獻公之世思有事於諸侯詩人探其意而賦之

至文公悼公皆以服鄭而成伯業則獻公之謀亦遠

矣發

陳亢問於伯魚曰

釋文亢音剛又苦浪反說文曰論語有陳亢考異

邦君之妻至亦曰君夫人

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集解

夫子作春秋夫婦之倫極重故其名稱必謹此章必夫子嘗言及之故門人記焉后夫人配至尊而為宗廟主君必尊之敬之重其耦也然陽大而陰小夫行而婦從后夫人必謙卑自抑而不敢夷於君然後兩盡其道矣春秋書法迎則稱后如逆王后于紀先尊

王之命也歸則稱女如紀季姜歸于京師次存后之謙也其在侯邦則逆書女而歸稱夫人以稍變天子之書法然觀此章所記則先成其尊次通其謙其義與天子同也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本國自稱則曰君夫人猶稱其君曰君也稱於異邦則曰寡小君猶稱其君曰寡君也君尊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耦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夷君以順夫人意春秋書法其生也曰公曰夫人蓋在本國自稱之辭其葬也曰我君我小君則以古者葬禮同盟畢至故加葬於我之上者人來葬我也人來葬我則用對異邦所稱之辭矣曲

禮錯說故知後儒雜記非孔門舊書也記

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

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按鄭注云自稱

於諸侯謂饗畢來朝時也據坊記自陽侯竊繆侯夫

人而大饗廢夫人之禮矣其禮既廢其文未盡刪於

經傳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姜之饗齊侯者

聖人既貶之春秋又與門弟子議及於此此論語所

以記之而與禮記不符合與考異

婦人未嫁則以姓配字若仲子伯姬之類其嫁則以

姓配氏若姜氏之類或以姓配婦若婦姜死則以姓

配諡若成風之類春秋輒書夫人子氏夫人嬴氏夫

人風氏曰子曰嬴曰風著其姓以明其所從出也曰

氏以夫人言之當從乎夫之氏也桓三年齊侯送姜

氏于謹繫姜以氏明將與我為夫人以別之於齊侯

也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以絕其所從

出也文四年書逆婦姜于齊不稱夫人氏以娶乎大

夫故不正其夫人之名也何休以為從父母辭不言

氏則氏固從乎夫之稱也九年書夫人姜氏如齊仍

言夫人氏者以娶乎大夫已一譏矣宣元年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譏喪娶不稱氏者以三年之內止宗

廟之祭夫人之至無所繼即無所傳故去氏也其曰

婦則有姑之辭也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以其實姬姓

故不可以為夫人氏從于姬伯姬叔姬季姬之例而書之云爾凡葬不稱夫人氏者以死之諡易生之氏也發微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夫人氏', '叔姬', '季姬', '伯姬', '諡', '生', '氏', '微', '也', '不', '稱', '以', '死', '之', '諡', '易', '生', '之', '氏', '也']

論語纂言卷之十七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

子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

子使仕集解

陽貨蓋名虎字貨疏

論語陽虎欲見孔子注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

家臣邢疏曰蓋名虎字貨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為

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

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

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又曰陽貨欲見孔子而

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按趙意似以陽虎陽
貨為兩人虎既囚季孫專魯政則升為公臣豈肯尚
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大夫士之說注但望文生義未
必以為兩人也過庭錄

曰懷其寶而迷其邦

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

迷邦也集解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
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

之理亦在其中矣義疏

孔子世家定公五年陽虎因囚季桓子與盟而醜之

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

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

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按

孔子不仕正陽虎執政時故有吾將仕之語迨定公

九年陽虎奔齊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為司空為

大司寇定公十年有夾谷之事則將仕者知陽虎不

能久專魯當出奔則吾固可出而仕矣此聖人之知

幾非為順辭也發微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子曰君子慎所習

集解

性者人所稟以生也習者謂生後有百儀常所行習之事也人俱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也及至識若值善友則相効爲善若逢惡友則相効爲惡惡善既殊故云相遠也故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洙泗之教爲君子習申商之術爲小人斯相遠也然情性之義說者不同且依一家舊釋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事故曰成也然性無善惡而有濃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

不可名爲惡亦不可目爲善故性無善惡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惡之名恒就事而顯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爲美斯惡已以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此皆據事而談情有邪正者情既是事若逐欲流遷其事則邪若欲當於理其事則正故情不得不有邪有正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遷故云遠也若欲而不遷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卽性非正雖卽性非王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熱而卽火非熱雖卽火非熱而能使之熱能使之

熱者何氣也熱也能使之正者何儀也靜也又知其有濃薄者孔子曰性相近也若全同也相近之辭不生若全異也相近之辭亦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異取其共是無善無惡則同也有濃有薄則異也雖異而未相遠故曰近也

義疏

問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董子以性喻禾善喻米其理豈大相異乎抑可通乎荅曰周易者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易之乾元卽謂性善坤元卽謂性惡釋乾元在初九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陽是善故曰元者善之長也釋坤元在初六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陰是惡故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然初六爻辭言

堅冰乾爲冰乾爲西北故云堅冰此坤初凝乾元之義初六變乃當位則坤無元凝乾元以爲元觀乾初不變知陽靜爲性而性出於天觀坤初凝乾知陰動爲情而情本於性察動靜陰陽情性之際而善惡之理明矣言性善者曰必先有善而後知其惡也此推本之論也言性惡者曰必見其惡而後知其善也此後起之議也聖人設教本非一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人秉陽氣以生具此生理卽具此善性一念之惡卽絕生理故言性善者推本之論也化弊之後失其秉彝賈生書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曰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況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儒

者以五常爲性以六欲爲情然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情之未發者卽性性之已發者卽情故中庸言性不言情情性一理情自性出觀其旣發則性已有惡發皆中節則能性其情故言性惡者後起之議也禮爲防淫之書春秋誅亂臣賊子故禮家荀子春秋家董生俱不言性善易言天道詩書言德化故十翼及詩古文家毛公今文家韓嬰俱言性善孟子誦詩讀書故道性善稱堯舜蓋以推本之論明天以後起之議治人胥聖人之教也然春秋體元禮本於太一要其本始莫非性善之理論語撰聖人之微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

人知天人之際則必本乎性凡民爲日用之質則尤慎乎習故論語首篇言學而時習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德周四海亘古今而不變此其相近也言語飲食衣服禮俗更數十年而易行九州而名殊此其相遠也能一而同之則君師之教也弟子之學也性相近則有善而無惡無惡則善亦不可名習相遠則善惡之涂日分而惡不可不治名之以善惡而不辯其遠近則化民成俗之故無自而入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亦明學禮也上知謂俊造之選移若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遂其變而帥教者則非下愚也終於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下愚不移者也書

言放四凶春秋遠佞人皆言下愚之人也所謂下愚者若春秋傳言商臣蠡目而豺聲伯石豺狼之聲其惡秉於生初則性之相近又何說也蓋善惡者動靜之間也細縕化醇是為始胎陽氣淑靜合於乾元有善無惡之時也母腹震動即有運動知覺而情亦生焉故禮家言胎教之法曰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曼言惟能慎胎教則生而濬哲為上知胎教失則生而濁蠢為下愚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德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者未離乎天理謂之性遷就於人欲謂之習商臣伯石之徒自母腹而不得其教已不可

謂為性也習也蓋人欲之汨其性有至老而敗者有中路而不能自持者有孩提而習慣者有在腹而感之者故聖人之治其性自胎教始發微

論衡本性篇性情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之防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情一有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

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
 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
 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一有欲字放縱
 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
 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
 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
 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
 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
 羊舌氏遂不肖見及長一有與字邢勝為亂食我與焉國
 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
 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

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
 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矣然而丹
 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為戒且孟子相人以眸
 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
 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
 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
 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
 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
 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
 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有告子曰字一歲嬰兒無
 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

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

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命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

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爲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爲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躄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爲何益

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

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忍人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鄴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

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之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上知謂生而知之下愚謂困而不學

問字堂集

但感五行在人為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為聖人得其濁氣萌者則為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為九等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

禮記中庸正義

子之武城

御覽一百六十卷引論語子之武城注云武城今在

費縣按此當是鄭注

札記

聞弦歌之聲

一云孔子入武城界聞邑中人家有弦歌之響由

子游政化和樂故也繆播曰子游宰小邑能令民得

其可弦歌以樂也又一云謂聞子游身自弦歌以教

民故江熙曰小邑但當令足衣食敬而已反教歌

詠先王之道也

義疏

曰割雞焉用牛刀

繆播曰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

才

又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人和則易使

集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左傳定公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
 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須句樂頎下伐之
 費人北二人奔齊史記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索隱引鄒
 氏云狃一作蹂按左傳史記各與論語事不同左傳陽虎之
 畔在定八年時不狃雖未著畔迹而與季寤等共因
 陽虎則季氏已料其畔矣因於次年使人召孔子圖
 之孔子未果往而不狃盤踞於費季氏無如之何也
 十二年孔子為魯司寇建墮費策不狃將失所倚恃
 遂顯與叔孫輒襲魯犯公孔子親命申須句樂頎伐
 之公室以之平季氏之召終亦以應之矣如此說之

則左史兩家所載得以相通而於事理亦可信論語
 召字上原無主名舊解惟推測子路語謂是公山氏
 召實大誤也揆子路語意當介介於季氏之平素劣
 跡而云何必因公山氏之以從畔伐畔也上之謂
 往下之謂季氏由書經屢寫句內偶脫一字乃致與
 左史若矛盾耳考異
 吾其為東周乎

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之後謂王城為西周

成周為東周鄭注

何晏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黜周王

魯之說合九經古義

春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公終所見世當見所以治太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為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官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采之國內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

孛于東方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見宣四年公羊傳注孔子作

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

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發微

說苑至公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

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

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

之廢壞服重厯遠周流應聘乃侯幸施道以于百姓

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

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

如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

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

信則人任焉

人君立言必信則為人物所委任也一云人思任其

事故不見瞋也

義疏按後一說重惠則足以使人意未確又按邢疏同前說與堯曰篇

信則民任焉疏異

佛肸召

史記世家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事在孔子過蒲適衛後按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為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於晉為畔於范中行猶為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

地之勢成大夫自為諸侯之禍起其為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為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恒

理荅之

考異

佛肸以中牟畔

中牟有二其一為晉之中弁三卿未分晉時已屬趙其一為鄭之中牟三卿既分晉後鄭附於韓當屬韓臣瓚以為屬魏非也左傳所云中牟晉之中牟也即史記趙所都也漢志所云中牟鄭之中牟也而班氏誤以趙都當之故瓚詰其非以為趙都當在潞水之上杜預亦以滎陽之中牟回遠非趙都其說本了然

道元強護班志謂魏徙大梁趙之南界至於浮水無妨兼有鄭之中牟不知終七國之世趙地不至滎陽而獻子定都時魏未徙大梁則其說之妄不待深究且鄭之中牟並不與浮水接其謬甚矣惟是臣瓚以爲趙之中牟當在漯水之上則孔穎達亦闕之以爲不知何所案據小司馬但言當在河北而終不能明指其地張守節則以湯陰之牟山當之按左傳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正佛胥據邑以畔之時則晉之中牟與衛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顧祖禹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按湯陰縣有中牟山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

安邑是也趙氏之所重在晉陽而都在中牟則其險亦可知不知何以自是而後中牟之名絕不見於史傳鄭之中牟至漢始得名其前乎此絕不聞有中牟之名班志不審而誤綴之酈注亦強主之僕校水經渠水篇始略爲疏證而得之 趙氏分國其險固自在晉陽而富盛則數邯鄲至於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鄴次之卽中牟是要地也須知古人定都之所必非草草也 管子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諸夏嘗考此三邑者皆狄人所以窺中夏之路是時狄患方殷故桓公築此三邑以爲扞城晉衛二國皆以此禦

狄也 三卿分晉魏得鄴全有漳水之險故其後趙以中牟予魏易其浮水之地取其地界相連也國策樓緩以中牟反入梁史記趙悼襄王元年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則又嘗歸趙及末年魏人以鄴予趙中牟之復歸於趙不待言矣

經史問答

定九年左傳晉車千乘在中牟杜注救夷儀也今滎陽有中牟縣迥遠疑非也正義曰此中牟在晉竟內也趙世家云獻侯卽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云三家分晉河南郡之中牟魏分也杜言今滎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之中牟也晉世分河南爲滎陽郡中牟屬焉此地乃

在河南計非晉竟所及故云迥遠疑非也又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得都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爲中牟宰與趙獻侯所都中牟或當是一必非河南中牟當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耳有臣瓚者不知姓或云姓傅作漢書音義云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衛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瓚言河南中牟非此中

牟誠如其語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不知其所案據也溫水之上史記趙世家集解作漯水之北索隱云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云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卽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卽在此山側述祖案諸家以中牟近衛故皆言在河北不在河南不從地理志至臣瓚以爲在漯水之北則中牟當在代境失其實矣說文漯水出雁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治水也漯讀力追反或作濕或作溫皆字之誤漯水所經在幽并之域屬趙北境獻子所都中牟則在其南境汲郡古文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二年城平邑泫氏

屬上黨秦攻趙之長平卽在此長平敗而邯鄲圍則城泫氏者邯鄲之蔽也酈道元水經注河之故瀆所徑平邑在東郡樂昌魏郡元城之間史記正義亦以趙世家之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非代郡之平邑縣案史記言趙簡子拔范中行邑竟有邯鄲柏人餘邑入於晉襄子又與知伯及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又南并知氏北取代故趙強於韓魏獻子之治中牟亦伐范中行氏所拔畔邑是趙之南境與魏相錯其不在漯水之北明矣地理志云河南之中牟魏分也又云趙南有浮水繁陽內黃斥邱案水經注言昔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應劭曰繁陽縣在

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公二十年經書
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邱縣南今名
繁淵亦謂之浮水焉繁陽內黃斥邱皆屬魏郡魏自
魏徙安邑自安邑徙大梁趙自耿徙中牟自中牟徙
邯鄲故各以舊治迴遠相易此中牟所以在魏分而
其始實趙邑也然班固等皆以爲河南之中牟而張
守節以爲在湯陰縣牟山側者筦子小匡云築五鹿
中牟鄴以衛諸夏齊語有中牟無鄴故知中牟卽在
鄴境耳趙世家云悼襄王元年大脩魏欲通平邑中
牟之道不成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
師守河梁六年魏與趙鄴正義云時平邑中牟皆屬

魏欲渡黃河作道相通遂不成也東陽屬貝州河北
岸河外河南岸魏州地也案水經注引馬季長曰晉
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爲南
陽春秋正義云河自龍門而南至華陰而東晉在西
河之東南河之北以河北爲內河南爲外是河外之
師趙亦有河以南地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伐晉取朝
歌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杜注云東陽晉之山東
魏郡廣平以北東陽之師其來舊矣又昭二十年荀
吳畧東陽以滅鼓杜注云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故
正義謂東陽是寬大之語而馬氏以爲至中山并及
趙之北境矣案趙世家言守河梁則但以河南北言

言東陽河外不言中牟則中牟當在二師之中其為東陽河外姑並存兩說然在河北近之矣別記

案史記言孔子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又適鄭遂至陳居陳三歲而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行而佛肸召孔子下言荷蕢師襄又言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靈公問陳明日與孔子語仰視蜚雁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按春秋哀公二年也哀公五年傳云趙鞅

伐魏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是中牟叛晉而從范氏矣又定九年傳云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如五氏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以褚師圃言而伐齊師是中牟為晉邑又明矣范中行之亂在定十三年中牟之叛當在此後至哀二年孔子在衛與中牟相近故有佛肸之召以此益見中牟不當在灤水之北也又涅而不緇

史記屈賈列傳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隸釋費鳳碑清激皜爾涅而不滓皆與

論語異字蓋音近義通羣經義證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為人
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邪義疏按孔子引匏瓜以自喻即前章如有用我之義匏瓜繫天徒有虛名而不可食我非徒驚虛名要當有用於世引匏瓜之星者猶詩言維南有箕不可簸揚也

詩可以興

孔曰興引譬連類集解

可以觀

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又

可以羣

孔曰羣居相切磋又

可以怨

孔曰怨刺上政又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

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
南之詩而巳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
召南末至於舞大夏大武所謂周南召南者不獨誦
其詩而已夢溪筆談

此即伯魚過庭孔子問學詩乎時也義疏按此說太泥
子曰禮云禮云至鍾鼓云乎哉

王弼曰禮以敬為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於和
鍾鼓者樂之器也於時所謂禮樂者厚贄幣而所簡
於敬盛鍾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也繆播曰玉

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鍾鼓者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鍾鼓以顯樂樂顯則鍾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鍾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苟能禮正則無待於玉帛而上安民治矣苟能暢和則無借於鍾鼓而移風易俗也又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論語釋文陽貨篇云穿踰說文作窬穿木戶也郭璞云門邊小竇音與一音豆余弟和貴云皇侃邢昺皆作窬集解載孔注穿穿壁窬窬牆皇疏曰傳曰葦門珪窬窬竇也則穿窬乃鑿孔小盜字當从穴音豆也

論語陽貨孟子盡心下皆當作穿窬俗本多誤今或作踰東家牆之踰非是拜經日記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集解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游方之外行不應規矩不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宏德也義疏

子曰道聽而塗說

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集解

論世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亾也

按亾當讀為亾之命矣夫之亾言古有疾尚可治今則因疾而亾謂人心之已死也發微

古之狂也肆

包曰肆極意敢言又

今之狂也蕩

孔曰蕩無所據又

古之矜也廉

馬曰有廉隅又

今之矜也忿戾

孔曰惡理多怒又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偏古所謂疾也有肆以救狂有廉以救矜有直以救愚是不失為古之疾也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矜詐則失其所謂愚此古但為人疾而今遂至於死亾人情日變風俗日漓聖人所為明禮樂以救之與發微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集解

考文足利本無此章案唐石經此章先無而後添注漢石經陽貨篇末題云凡廿六章今集解本此章在內共廿四章以漢石經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子謂伯魚曰各自為一章故云廿六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漢魏舊本皆有此章後人刪之非也

讀書叢錄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

集解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釋文天何言哉魯讀天為夫今從古按兩天何言哉

宐有別上一句似從魯論為勝

考異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無言者微言也子貢恐學者以無言為不言故發問以明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即無言之謂而性與天道

之故在易春秋易以坎離震兌主四時而七十二候環生於其中春秋四時具而君臣父子以及草木鳥獸皆統於陰陽終始故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也性與天道者微言也觀夫子再言天何言哉而後知微言之傳必明於天入之際也

發微

孺悲欲見孔子

至

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集解

孺悲使人召孔子欲與相見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召故辭云有疾不堪往將命者孺悲使者去裁出戶而孔子取瑟以歌欲使使者聞之也所以然者若辭唯

有疾而不往恐孺悲聞疾差又召己不止故取瑟而歌使使者聞之知孔子非實疾以還白孺悲令孺悲知故不來耳

義疏

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於將命者曰某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之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賈公彥說

見儀禮士相見禮疏潛研堂答問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已久矣之期當讀如字下期已可矣乃讀為期月之期蓋三年四句申期已久矣之義舊穀三句起期已可矣之義舊說皆讀為基非是

四書紀聞

鑽燧改火

改火之典昉於上古行於三代迄於漢廢於魏晉以後復於隋而仍廢其制則四時異木其名則見周書鄒子其器則燧其用則有常其官則漢以上皆有其義則或信或不信曷言之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察五木以為火故曰昉於上古也唐虞尚矣周監二代周禮有司燿行火之政令故曰行於三代也秦棄古制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中興省之然續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曰迄於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雒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非見絀於魏晉後乎隋文從劭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踵

行者蓋視為具文而已故曰復於隋而仍廢者也其制若何所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也周書鄒子凶矣司燿注鄭司農引鄒子以說焉論語鑽燧改火馬南郡引周書月令焉按周書月令已闕淮南時有春爨其燧火夏秋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則文與禮記月令大同而火則周書月令亦有改火文而文稍異爾引異語符則可信時則訓其燧松燧等傳聞異詞不得據以相難故曰見周書及鄒子其器與用若何夫燧取明火於日木燧則以鑽火木與木相摩則然五行之正內則子事父母右佩決捍管籥大鵬木燧蓋不可一日缺者非有常乎其官若何顓頊氏有子曰犁為高辛

氏祝融昭顯天下之光明生柔嘉材堯時有火正闕伯居商邱舜使益掌火夏小正有主夫出火相土因商邱商人主火祀大火而以火紀時焉周則屬夏官下士二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別火主改火事屬典客非漢以上皆有乎至其義則皇侃諸儒以為配五行之色賈公彥致疑於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又或不得其說則曰此據時所宜用而已依違膚淺俱不足信也惟先師牛農先生據管子幼官篇及春秋說賈誼書以槐檀為東方木榆柳為南方木其說曰春取榆柳取之南方也夏取棗杏取之西方也秋取柞櫟取之北方也冬取槐檀取之東方也與淮南王書所

論十批
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云云者
合古人取火皆於分至先師灼然見三代本制故獨
可信也抑聞之天官心爲大火味爲鶉火豈並懸象
於上出火內火以之爲節而炊爨膏飪則別著改火
之令古先聖王法天地揆陰陽順四時理百姓不一
定也是故民無天札物無害生革故取新去沴而蒙
福不其神乎後世不知其重而忽之吁三代以上之
政其廢於後何可勝道蓋有大於是者學者亦講明
其義以待上之人用之而已

改火
解

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

或問喪服傳曰旣練反素食鄭曰謂復平生時食也

若如彼傳及注則期外食稻非嫌孔子何以怪耶荅
北人重稻稻爲嘉食唯盛膳乃食之耳平常所食食
黍稷之屬也云反素食則謂此也

義疏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爲父母愛已故限三年今宰我欲不服三年是其誰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不乎一云愛恡惜也言宰我
何忽愛惜三年於其父母也繆播曰爾時禮壞樂崩
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
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咎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
也

不有博奕者乎

博說文作簿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簿圍棊謂之弈說文弈從廿言竦兩手而執之棊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棊圍棊稱弈又取其落奕之義也疏

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蜀自生於小地文選注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惠定宇云蔡邕石經無流字當涉子張篇惡居下流而誤鹽鐵論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養新錄

惡果敢而窒者

魯讀窒為室今從古音義

曰賜也亦有惡乎

義疏本乎作也疏曰子貢聞夫子說竟云賜亦有所

憎惡惡徼以下說所惡之事以賜也句為子貢語邢疏

同乎仍文選西京賦注引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

也與義疏合考異

惡徼以為知者

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集解

論語纂言卷之十八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孔安國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鄭元以微箕俱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人爲王卿士肅蓋以微在圻外故言入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尙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啟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書傳不見箕

子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按莊子大宗師箕子胥餘音義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

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按音義所言皆附會尸子以箕子胥餘並為佯狂則非比干又戰國秦策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與尸子正同而作接輿知胥餘即接輿之異字莊子亦謂接輿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

父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

戚不知為父為兄按宋世家箕子比干並言紂之親戚周秦間書言親戚皆指父母故

諸父亦得稱親戚若兄弟無親戚之稱矣鄭元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

父馬融注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各以意言之尙

書微子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

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

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

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

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

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是也疏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甯民

集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

三息暫反又如字音義

新序雜事篇昔柳下季為理於魯三絀而不去黜作

絀下黜字同考異

齊景公待孔子

案世家云魯昭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數

問政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諫而止之異
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
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
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其事也疏
以季孟之閒待之

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
按昭四年左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
空哀二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孔以次第考之故季爲上卿孟爲下卿國語則云
叔孫之位不若季孟韋昭曰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與
孔異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適齊時季爲平子孟爲

懿子叔爲昭子也

釋故

問侯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朱子以解季孟之閒然
則景公將以叔孫待孔子也又何必曰季孟之閒荅
曰是本孔安國注但考春秋時三卿次第亦無常如
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
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
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
爲上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
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
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
齊景所云季孟之閒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

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

按此語未確

而慶父叔牙皆負

最強孟氏於三桓本庶長
罪故孟叔兩家其禮多遜於季及敖之與茲則茲無
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
幾不可支故是時孟孫遜於叔孫及獻子以大賢振
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為亂叔孫始替自是以
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
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
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
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
右師而叔孫氏自為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

墨守下卿之說也

經史問答

齊人歸女樂

至

孔子行

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

音義

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
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
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
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之而
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
盍致地犁鉏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
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
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

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
 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
 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
 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
 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
 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
 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
 子遂適衛疏
 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為政於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
 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

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
 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
 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按此事在定公時
 韓非作哀公誤也其云諫而不聽乃去則是當歸女
 樂時孔子必嘗極諫觀齊人之不敢直陳魯庭桓子
 之不敢公行魯國可以意會其故考異
 定公十四年孔子世家與公羊注合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誤作十二年齊人歸
 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辭故唯去冬
 以明聖功之不終焉述何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古本歌而過孔子下有之門二字足利本同考文

按高士傳楚狂姓陸名通邢疏云則接輿非名乃接

孔子輿耳後孔子下不云下輿以輿已先見也既言

接輿何得再言遊莊子信筆記之而鄭遂解孔子下

為下堂出門未可信考異

莊子人閒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

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

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

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

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

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孔子下

包云下車鄭云下堂出門也音義

長沮桀溺耦而耕

水經注言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

有東流乃子路問津處尸子則云楚狂接輿耕於方

城是合二事為一考異

周禮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以治稼穡趨其耕

耨行其秩敘注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此言

兩人相助耦而耕也又曰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

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疏受耦相佐助之次第者

或家一夫二夫共耦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或先後相
佐助為之也卷十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
廣尺深尺謂之畎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
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畎也今之耜岐頭
兩金象古之耦也疏耜謂耒頭金金廣五寸耒面謂
之庇庇亦當廣五寸云二耜為耦者二人各執一耜
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此兩人耕為耦共一尺一尺深
者謂之畎畎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以發土於上故
名伐也此二人雖並發一尺之地未必並頭共發知
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

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
後其畎自得一尺不假要並也二十

滔滔者

釋文滔滔鄭本作悠悠史記亦作悠悠按史記注引
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文選注所引同今集
解引孔注已改同正文考異

耨而不輟

說文耨摩田器从木憂聲論語曰耨而不輟漢石經亦作耨

臣鍇曰謂布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

種也說文繫傳

鳥獸不可與同羣

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集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

乎又

徒與誰與並如字又並音餘音義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集解 皇本作孔注

沈居士曰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宏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迹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塵栖遑亦以道喪此即彼與我同患世也彼實

中賢無道宜隱不達教者也我則至德宜理大倫不

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無違無可相非且沮溺是

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宜從己不言仲尼也自

我道不可復與鳥獸同羣宜與人徒本非言彼也彼

居林野不得不羣鳥獸避世外以為高行初不為鄙

也但我自得耳以體大居正宜宏世也下云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言天下人自各有道我不以我道易

彼亦不使彼易我自各處其宜也如江熙所云大湯

武而亦賢夷齊美管仲亦不譏召忽也義疏

子路從而後

從才用反音義

遇丈人以杖荷篠

荷何可反又音荷篠徒弔反本又作條又作筱音義按

皇本篠說文筱艸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日以杖荷

作篠徒弔切筱今作篠一

五穀不分

按音義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云猶理又按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為糞音義分扶問反糞方運反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故丈人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植杖而芸即勤四體治五穀之事包咸曰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詳包意亦以四體不勤五穀

不分為自述其不遑遐逸之意故不能知孰為夫子

以荅子路非以責子路也發微

五穀黍稷之屬分播種也義疏

子路曰不仕無義

鄭曰畱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集解

虞仲夷逸

據史記吳太伯卒弟仲雍立是為吳仲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吳周章弟也殷時諸侯有虞國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居吳不當言虞古虞

吳字通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吳仲之誤日知錄

權以通變故為夷逸行與夷齊侔也漢書地理志注

云夷逸竄於蠻夷而遁逃即言虞仲也詳解

漢書地理志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興邠梁之地長

子大伯次日仲雍少日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

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

昌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大伯可謂至

惠也已矣三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師古曰虞仲即仲雍也夷

隱居而不言故其身 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

句吳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

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為北吳師古曰中後

世謂之虞二十八卷下

尸子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甯

服輒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為犧

朱張

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

同故不論也疏

音義朱張鄭作侏張云音陟畱反按文選劉越石荅

盧湛書自頃翰張注曰翰張警懼之貌楊雄國三老

箴云姦宄侏張翰侏古字通此鄭本論語作侏張知

非人姓名矣故鄭作者七人注獨不數夷逸朱張郝

氏敬曰朱張朱當作壽書壽張為幻卽陽狂也曰逸
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
其人也此說當同鄭義過庭錄

隱居放言

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集解

身中清廢中權

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又

廢鄭作發云動貌音義

太師摯適齊

漢書禮樂志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
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曰論語太師摯適齊云

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者
追繫其地非謂當時已有此國名而說論語者以為
魯哀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未允也 困學紀聞
曰漢書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殷紂時吳
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太師疵少師
疆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太師摯八人之後蓋誤合
兩事為一考異

大師兼堂上堂下三樂者亞飯三飯四飯以樂侑食
奏於堂上鼓鼗以倡笙管奏於堂下貳大師者少師
與堂上堂下之歌笙相應者鍾磬立言之序不苟如

此札記

亞飯干適楚至四飯缺適秦

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鄭注

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集解

周禮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不奏也夏殷則

日奏也故王制及玉藻皆云然也義疏

白虎通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太平富積之

饒也則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

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

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

以明至尊著法戒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

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舖食少陰之始也暮

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云云諸侯三飯

卿大夫四飯再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曰暮食復禮士也

庶人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即食飽

即作故無數案漢書古今人表師摯至擊磬襄八

人列弟三等在伯夷叔齊之後伯達伯适之前顏注

云自師摯以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元以

為周平王時人非也然則班固以為殷人鄭以為平

王時人孔安國注乃以為魯哀公時人耳白虎通班

固所作則其所言殷禮也鄭注不時不食云一日之

中三時食則大夫三飯周禮膳夫王日一舉注謂朝

食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注謂日中與夕食則天子亦

三飯諸侯與天子及大夫同三飯可知禮器禮有以少為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謂告飽也案儀禮注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飯大夫十一士九或天子一食即告飽侑之乃更食凡三侑而盡十五飯諸侯再食告飽三侑而盡十三飯也其一侑為亞飯再侑為三飯三侑為四飯耳士亦三侑大夫再侑避君釋廣韻三字下云三飯祭之後有三飯氏考準齊人入於河分義疏本人于河入于漢入于海於並作于隸釋載漢石經論語入于海作于上河漢句關按大師摯適齊以下

疑是逸書記殷周閒事而論語述之凡論語引經皆作于也過庭錄

擊磬襄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時學鼓琴師襄子世家一則曰師襄子再則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自別一人且論語之襄乃魯伶官自有職守豈能至衛而孔子從之學乎注本家語云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誤爾釋地君子不施其親

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時學鼓琴師襄子世家一則曰師襄子再則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自別一人且論語之襄乃魯伶官自有職守豈能至衛而孔子從之學乎注本家語云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誤爾釋地君子不施其親

孔子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集解不弛字舊音繩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以支反一音勅紙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音義按漢書衛綰傳劔

人之所施易注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師古施讀曰施延也音弋鼓反按音義舊音與如淳同蓋漢魏舊讀也

孫綽曰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所親使魯公

崇至公也張憑曰君子於人義之與比無偏施於親

親然後九族與庸勳並隆仁心與至公俱著也義疏

漢石經施字與今本同程子外書正叔曰施與也不

私與其親暱也亦讀施如字考異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案三國志杜恕傳引周公戒魯公曰無使大臣怨何

不已何與阿通今本作乎乎即呼嗟之義古鍾鼎款

識呼皆省口牧敦銘王乎內史即呼字解者不達斯

義謂乎為語助誤矣羣經義證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故舊朋友也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

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義疏案毛詩篇義云伐木

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

故舊則民德貴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

族之賢者正義亦引論語故舊無大故二語為說是故舊為朋友也

周有八士音義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集解

按八士周文武時人出南宮氏晉語文王之即位也

詢於八虞賈唐注云八虞即周八士皆為虞官逸周

書和寤武寤二篇序武王將赴牧野之文一云厲翼於尹氏八士一云尹氏八士咸作有績至克殷篇則命尹逸作筴告神命南宮忽振財發粟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明八士即南宮氏兄弟而隨武王伐紂者也漢書人表列伯達以下於周初似允當

考異

仲突仲忽

人表作中突中胥

又

叔夜

宣和博古圖錄曰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叔液之名不見經傳惟語記周八士有叔夜豈其人與

又

季騶

廣韻季字下云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逢世本云周八士季隨季騶之後騶或作瓜

又

白虎通姓名篇云論語周有八士積于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于伯季明其無二也此伯仲叔季俱兩兩相並而班氏言之如此當時別典豈有與論語絕殊者耶公羊傳注言文家字積于叔質家字積于仲疏舉太姒十子伯邑考外皆稱叔惟未有聃季而已爲字積于叔之證班氏或兼論及彼而文有譌

脫耶

又

論十九
備學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猶易云仁者
見其仁智者見其智寬則得眾而遇濫偏則寡合而
身孤各出二子之偏性亦未能兼宏夫子度也義疏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
聞以夫子之言正之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拒之不已甚乎且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
往也今日可者與之則不徒與之而且保之保其既
往又欲保其將來信以爲可則不復知其不可迨知
其不可而與之亦已甚矣終與之則比之匪人而傷
已驟拒之則疾之已甚而生亂於是與前日之所拒
者交堅黨合以與君子爲讐異乎吾所聞誠可畏而

怪也夫曰尊賢則與之不足以爲隆曰嘉善則與之
猶恐其未至況乎與之者有私己之心尊之嘉之者
有受人之志容眾者則弟子之汎愛不可得而改也
矜不能者則聖人不輕絕之仁不可得而議也卽大
有不可者不與之則已耳天下大矣付諸天下不見
拒也殆所謂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者乎師
與商也皆聞諸夫子而可以爲法於後世者同也門
人之言子夏氏之賤儒與四書說

韓詩外傳九卷子貢謂堂衣若舉君子尊賢而容眾
二語接近人謂尊賢二語深合夫子愛眾親仁之旨
此必子張述平日所聞於夫子者下五句方是重申

己意據蔡中郎正交論云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而
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則漢人已作是說矣說之不虚
可即二語爲子貢所同聞證焉考異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小道謂異端集解

小道謂諸子百家之書也一往看覽亦微有片理故
云必有可觀者焉義疏

致遠恐泥

漢書藝文志引此章文題爲孔子語又東平王思傳
致遠恐泥師古注亦題爲孔子語後漢書蔡邕封事
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注曰論

語子夏云云此邕以爲孔子當別有所據按論語弟
子之言皆述所聞於孔子者故亦得爲孔子言也考異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

孔曰廣學而厚識之集解

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不忘疏
切問而近思

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己所未
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
精所思者不解集解

後漢章帝紀詔引此章爲孔子語考異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古者百官皆居官府造作用官物爲器所作之餘乃
目賣之故周禮九賦有幣餘之賦先鄭注云百工之
餘唯百工無私造故不居肆則不成也釋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家思祖未發限於世皆謂不
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集

君子有過是已誤行非故爲也故知之則改而小人
有過是知而故爲故愈文飾之不甞言己非也故繆
播曰君子過由不及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
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後得之理著得失既辨故
過可復改也小人之過生於情僞故不能不飾飾則
彌張乃是爲過也義疏

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
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語意頗相類疑此文亦對質
言可以不讀去聲考異按古注疏以文飾解文又
聽其言也厲陸氏文字無音則並讀如字矣

鄭曰厲嚴正集

則以爲厲己也

厲鄭讀爲賴恃賴也音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孔曰閑猶法也集

小德出入可也

孔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又按孟子
言小德役大

德亦以人德有大小非謂大事小事也

此章論人之德有大小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疏同義

韓詩外傳二孔子遭程木子於郊之閒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按夫子謙不月當大德

按外傳知此本孔子言而子夏

述之述其言而略其本事致覺其言之不能無弊也荀子王制篇又引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

入焉中君也亦與此意同參觀之尤悉其言之本末

有弊

考異

本之則無如之何

本謂先王之道也

義疏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

後將教以大道

集解

君子之道謂先王之道也孰誰也言先王大道既深且遠而我知誰先能傳而後能倦懈者邪故云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既不知誰故先歷試小事然後乃教以大道也張憑曰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早懈晚學

者或後倦當要功於歲終不可以一限也義疏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

當以次集解

說文區踣區藏匿也从品在匚中品眾也按此知區

為品類區以別矣謂區其品類以別之矣凡言區分

者即區別也又按樂記草木茂區萌達鄭注屈生曰

區則論語區以別矣亦可訓區萌之區區屈聲之轉

不必改讀謂其區萌未達之時即有以別之以區萌

喻學之始也屈生即說文藏匿之義藏匿必屈也發微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

集解

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憊也注蘇林曰憊同

也兼也晉灼曰憊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

行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為能體備之按漢書引誣

為憊當是魯論語馬所著為古論也說文憊愛也是

憊有兼愛義故蘇林訓為兼發微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

上也熙意是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也義疏

孟莊子之孝也

辨惑曰東坡謂聞孟獻子之孝不聞莊子遂以莊字
為獻之誤夫聖人以為孝則孝矣而必求他證以為
信不亦過乎考異

曾子曰上失其道至則哀矜而勿喜

韓詩外傳三卷引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孔子曰夫民
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尚書大傳子
曰聽訟雖其旨必哀矜之曾子蓋聞師訓而述之又
天下之惡皆歸焉

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眾惡之
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
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

人皆歸之是故也義疏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

史記弟子傳作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云云考異
仲尼焉學

按孝經疏云劉瓛張禹之義以為仲者中也尼者和
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諡曰仲尼又檀弓魯哀公誅
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而為之諡疏云尼則諡也中
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信而可徵論語一書
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四章連次篇末且有其死也
哀之文必俱孔子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觀之則
尼誠孔子諡矣今人藉口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師

與父祖之字殆未深考 又

賢者識其大者 至 夫子焉不學

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肖各有所識夫

子無所不從學 集解

熹平石經識作志案周禮保章氏志星辰日月之變

動注云志古文識是志識同也惠棟曰左傳以志吾

過且日志之歲聘以志業皆古文故識皆作志案說

文無志字古志皆作識康成之說有自來者矣 後錄

夫子之牆數仞

七尺曰仞說仞之數小爾雅云四尺應劭曰五尺六

寸 漢書食貨志注 此其繆易見也說文仞人伸臂一尋八尺

王肅 聖證論 趙岐 孟子注 曹操李釜 孫子注 郭璞 山海經注 顏師

古 司馬相如傳注 房元齡 管子注 諸人並云八尺而鄭康成周

官儀禮注包咸論語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

招招魂李謚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則皆

以為七尺淮南原道注八尺曰仞而覽冥注則云七

尺曰仞其注百仞亦曰七百尺也是書有許慎高誘

兩注證以說文則八尺是許注雜高注中證以呂氏

春秋注則七尺者誘說也瑤田以為言仞七尺者是

案方言云度廣曰尋左傳仞溝洫杜注云度深曰仞

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為八尺仞必

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

論十九
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故尋爲八尺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弧曲而虛弦平而滿故仞爲充滿刀背如弧其刃如弦義亦然爾度廣度深數難齊一昔之異義得吾說焉其亦可以已於爭也夫 按玉篇云度深曰測說文云測深所至也然後悟測之爲言側也余說仞字以爲伸手度深必側其身義與之合然則度物皆可曰測散文則通也對文言之測之專屬於度深明矣周髀言

用矩於平矩曰正繩於偃矩曰望高於臥矩曰知遠

獨於覆矩則曰測深乃知古人用字不苟

中庸言水曰及其不可測深不可測兵略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

底 尋八尺仞七尺伸臂之度有異也猶掘圍九寸

咫八寸布指之度有異也人身一事而異度者如此

說文閱具數於門中也古者以身度物謂於門中

具數不能全伸其臂以度之又云揲閱持也謂閱而

持之以具數門中不能伸臂八尺止五尺也何以明

之說文又云匹四丈也从儿匕八揲一匹蓋謂揲五

尺八揲故得四丈爲一匹也其法殆申左臂而曲其

右肱拳其手適當右腋曰右腋左行至左手指尖閱

而持之為五尺與今人屈右手引布帛而量之謂之一度猶如此一度約今三尺則古五尺也以身度物閱持曰揲其長五尺見於說文合於今俗度物之法其可考者如此

通菀錄

王宮牆高五丈為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案仞有三說包咸注此云七尺曰仞趙岐注孟子八尺曰仞應劭注漢書云五尺六寸曰仞三說以趙為當周官之法度廣曰尋度長曰仞尋八尺則仞亦八尺矣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是仞與尋同包應兩家失之

後錄

多見其不知量也

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

不知量也

集解

多猶適也古人多祇同音襄廿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清酤多多與施為韻此類眾矣

疏

按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某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據此則叔孫固以仲尼為聖矣列子多假說之言不當以為實就其稱聖人廢心用形即謂之毀聖可爾

考異

夫子之得邦家者

書